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五

送姚僉憲撫蜀序



蜀素以繁富稱天下然其地踞溪山之險竊據時
有數被兵革地荒民流亦非一世若其受禍之慘
未有如明季者賊獻性嗜殺以擢筋咀肝爲笑樂
重以歲比不登虎鯨其類風挾火飛灼人踣道鋒
刃之餘靡有孑遺樹穿于屋草長于廡仕宦者以
爲非復人境 國家恩澤覆露三四十一年間稍稍
保聚然猶人稀土曠空城故壘相望比叛者又從

三五古
而戕之雖王旅致討蕩平而向之稍稍係聚者復
流移失業矣是何異老穉之人嬰衰羸之疾其起
之不誠難哉

天子重憫斯土思所以撫循之會巡撫當代乃冊
僉憲姚公以往姚公起家成都推官改安化今入
爲給事忠謨謹論

天子雅知公而簡畀之況公有惠愛於蜀人所以
規畫措置以報稱

上心而大展其素所設施者講之宜熟矣予於公
之行顧有所亟望於公者竊效古人贈言之義欲

爲公一陳之子嘗備負史居見前代採木之役爲
累於蜀人甚劇木之所產大都在窮崖洄谷宿莽
密箐毒蝮瘴霧不見日月人持糗糧巖棲露宿輕
則致疾重則蠲命深入生番之境又往往逢攻剽
劫奪其不死者幸耳其採之之艱旣如此其運之
之勞與費又不貲而木或尺寸不中程度輒棄前
勞而無償費見於前人之書甚著而歸太僕有光
所爲都御史李憲卿行狀及吾族祖嘉定知州學
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爲尤切以今日之蜀
度之其難尤百倍於昔也公是行也其必請罷此

役令所司考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原未採取蜀材亟宜別為計議使民不蹈於向者之患而後所以拊循而安全之者可以次第措置甦蜀人之困事無有急於此者矣夫蜀固衰羸之疾也凡百治具如參苓諸上藥可以滋榮衛培元氣者其方不一若採木之役如烏喙之殺人不必羸病者而知其不能生矣於公之行而述所聞於昔者以為告此宜公之所熟籌然復舉以為言者以其事之不及待身履其地而知之也公其留意焉

送睢州湯先生巡撫江南序

先儒之言體用一源者其義亦明且著矣而世之論人者往往曰某公某公者體勝於用人也某公某公者用勝於體人也天下豈有離體用為二者哉有體則必有用無體固無所為用也昔明道先生之斥異端也曰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及開物成務考亭先生之上封事也曰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可以應天下之務由二先生之言繹之蓋致其知矣反躬以踐其實踐其實矣舉而措之事業由是以致乎其極內聖外王之學豈有他哉惜也

二先生之道不行於當時其立朝之日淺無以致斯世於三五之隆然其任職居官立綱陳紀悅安強教世之以能吏稱者弗逮也明道先生初調鄆主簿令晉安皆以片言折獄僉書鎮寧軍判官排衆議合曹邨埽決口知扶溝得濱河惡少貫之使察爲女奴者境無焚剽之患所至立爲科條旌別善惡恤孤糶鰥姦僞民愛之如父母考亭先生之知南康軍與利除弊講求荒政爲學規引進士人講說其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也浙東方大饑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未至境而商船輻輳

矣政有不便於民者釐革如然經人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士俗崇信釋氏悉爲禁止所至以興學校明教化爲本事二先生之所試者如此使其所試者大而所爲措之事業者其止此乎有以哉宋史作道學傳而數公者之政績一一書之也彼離體用而爲二者不亦誣乎大中丞睢州湯先生固當世之爲程朱之學而體用一源者也先生弱冠登科受知世祖章皇帝官禁近已而持憲外臺所至歷有政績能肅然整齊其綱紀於民有豈以強教弟以悅

安之實春秋方壯一與上官忤遂引疾乞休家居
二十餘年益涵養於存誠居敬之旨泊如有以自
守冲然有以自得也會

天子詔徵宏博之士大臣以名聞召試稱 旨於
是復入史館擢爲講官尋總裁史局

天子知其經術湛深令每日直講 內殿俄自庶
子轉內閣學士先生所爲密勿啓沃者非程朱之
言不以稱也會 廷推可巡撫江南者

天子歷簡在廷其難久之而先生遂膺 冊命親
承

上命者至再乃出江南士大夫之官京師者相與
歌舞以爲先生所反躬實踐以措之天下之民者
於是乃得竟其所設施而吾江南適蒙其福也某
於先生夙爲同官今則部民也其可以嘿而已乎
先生旣 陛辭將行爲援程朱二先生所爲任職
居官者以徵體用一源之義而又爲先生志喜曰
程朱所際之時所遭之勢有不可與先生同日而
語者矣程朱之蒙召見侍講筵爲日無幾方用薦
者入而旋以間者出出又爲小官而先生受
主上特達眷顧五六年間累遷至八座節鉞何其

三石五十六
惟國集卷二十三
十五
榮遇之過古人遠也吾知先生之所建立亦必有
遠過古人者吾於同官之情則宜相與慶幸先生
之榮遇而於部民之誼則於先生所建立者厚有
望焉

送楊少司馬序

國之元老著功立名年及耆艾以養親予告 寵
命優渥比其行也士大夫傾城而送之此前代史
冊所不多見而朝野所謂至榮者然而其中猶有
不得已之情雖羨慕嗟歎於其行者有所不知而
同官相知之深者或言之而不能盡則千萬世而
下又孰知當時君臣相遇之難而其得之可幸也
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及兄弟俱在仕籍者例得
歸養今少司馬楊公前以才望簡撫黔中時大夫
人年已七十餘公思念不置凡再疏請歸
天子以巖疆新復非公無與彈壓者嚴命畱之遂
不敢固請繼 召佐邦政置傳來京公協理維勤

軍政脩敕中外選建措置合宜輒欲以間申其情
事而

皇上方銳意太平三事大夫罔不凜凜奉職圖稱
上言則又依違者久之常望南天白雲屏處獨歎

賓客謙從皆爲感歎既而曰吾不可以濡遲矣乃
上疏言臣以無任蒙

皇上異數拔擢洊至卿貳雖糜踵頂無以仰報萬
一顧臣母年八十有四病卧牀第臣兩弟一爲縣
某處一在家錮疾淹廢而臣犬馬之年亦六十矣
自出撫貴陽不見臣母面一十六年起居遠隔飲
食湯液之奉無由躬親是臣母雖有子而無子也
臣日夜悲念精爽飛越雖欲竭誠以報

皇上其道無由特乞俯憐烏烏至情許臣歸養終
母天年臣不勝惓切疏甫入而賜歸之令下矣蓋
皇上雖不忍遽釋公以歸而不得不奪於以孝治
天下之意故俯從公志曾不崇朝而諸大僚皆莫
得邀此異數則公之得遇

皇上於此時可不謂至難至幸者哉此予所謂不
得已之情他人所不能知而予知之獨深者則於
公之是行也其得已於言乎公返子舍自今以往
母子相依百年之久之日則皆君恩之所沾濡而
寵被者也聞其事者忠臣孝子之情可油然而已
送大司寇魏先生致政還蔚州序

蔚州魏先生之得請而歸也崑山徐某往送之先

生曰獨無一言贈我乎余曰有懷之久矣昔夫子
 蓋嘗歎未見剛者而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為
 君子之強豈非以意氣偏黨之私與伉直求名之
 病於剛德猶有歉焉者哉自古處臺諫之職者伏
 蒲攀檻代有其人前明時尤以矯厲風節相矜往
 往為一人一事而詰責罷免詔獄廷杖死徙相屬
 言者卒不已此其為清流正人固無可疑議而激
 於意氣涉於近名者或亦有所不能免也此夫子
 所以不輕許於申張子路者也而況三代以後之
 人材不得聖人為之依歸以涵養其德性而克治

其才質雖以漢之汲長孺唐之魏鄭公論者猶不
 能以無遺憾又況於其他邪若夫學粹而識精體
 全而用鉅上而君父下而斯民不能不致其惓惓
 者是道德之士無所為而為之者也間嘗指數三
 四十年間清流正人為當世所稱道者不乏其為
 無所為而為之者先生一人而已矣昔者先生以
 光祿家居鍵關讀書十餘年所講求者存誠主敬
 躬行實踐之學若無心於當世而以執政推轂乃
 起其或出或處一於義而無適莫與人交謙恭平
 易恒自以為弗若人其於意氣偏黨之私澄汰淨

盡亦已久矣若其立朝之概如喬嶽之作鎮如砥柱之障瀾所言皆國家大計他人之所不敢言儉夫穢吏望風惕息雖千百世之遙聞其風者亦將頑廉懦立恨不與之同時固無俟乎予之稱述矣顧讀著夫學問之所自得使後之論者知夫先生之爲有德之言仁者之勇有合於夫子不流不倚之言爲天德之剛而非徒以矯厲風節見也天子名先生之堂曰寒松至親灑宸翰以賜知臣哉夫寒松之貫四時而蒼然獨立於雲漢之表不以霜雪雨露而改易菀枯者豈有所爲而然哉

先生曰不敢當雖然是吾心也乃書之以爲序

送王阮亭奉使南海序

今

天子神聖英武芟蕪僭亂方夏寧輯爰以季秋之吉車駕發京師省方時邁詢民疾苦始自齊魯南涉江淮所過泰山闕里及鍾山明太祖陵

天子親臨盥薦又稽之古制分遣卿貳告祭天下名山大川少詹事阮亭王先生奉命往祭南海行有日矣友人具官某送之作而言曰古者望於山川第一時望祭之未嘗分詣其地唐開元中始

三百四
令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其後輒遣專
官肅將祀事然或雜以祈禳非古帝王懷柔百神
之意我

皇上愛養黎庶敬恭明神寰中之大莫如海而祝
融之神奠綏南服頻年戈船橫海之師著有顯績
窮島絕壑咸入版圖其有功於 國家最鉅況廣
之爲州越在五嶺外瘴癘之區道里遼遠德教難
究比湯定後百姓雖復舊業貪墨之吏朘削如故
天子赫然震怒更易節鉞大臣以慰安鎮撫之其
地尤爲 廟堂所注意先生學問該洽器局弘偉

茲行也不特奉宣明德昭報神功而已其山川形
勝風俗戶口吏治之臧否民情之樂苦一歸報

天子以助施政教雖以 乘輿七萃所不能至者
儼如 親蒞其地而燭照萬里之外此先生奉使
意也若往時祝釐之役陳禎符而稱美瑞知先生
不屑爲也粵故多佳山水羅浮西樵諸勝皆在焉
先生每遊屐所到長篇短詠山川生色嶺南又多
佳士暇日且攜之登臨唱和還轅之日解裝而出
其橐中所得者爛然成編當更爲先生一序之

送張敦復學士請假還桐城序

往予為敦復張公作四軒圖記大意以公處 講
幄論思之地當今

聖人學有緝熙所資於啓沃者非尠且深宮之中
神幾默運以制勝萬里之外公日侍內庭仰見憂
勤庶務與民同患之意臣子未可以私情上請故
予以為龍眠四時之景物雖佳公望之如蓬萊方
壺殆未得徜徉恣肆於其間也所謂四軒圖者直
以卧遊云爾重光作噩之歲滇黔底平海內無事
保定孔固頌聲作焉其明年春公乃請急歸里營
其親之窳窳

天子既俞之又手詔賜以白金文綺殷勤慰諭許
得卜宅兆訖事而後還 朝於是公治裝南行過
予道別予曰公今得遂其歸矣計公到日已及春
深由是而徂夏入秋涉冬以其卜兆之餘而少憩
於其間以休其上下瞻相之力則夫四軒者可以
遍歷之以遂其夙昔之懷思矣雖然庸遂得徜徉
恣肆以極其樂也邪公朝夕侍奉 講幄者數稔
於茲一旦言還乃心未嘗不在

天子左右也

天子之所以眷注於公者渥恩溫語欲其慎成篤

終之禮而式遄其行也則夫四軒之景物又豈能久戀乎予所以復理前說以贈公之行也

送孫古喞之官南靖序

嘉善孫古喞以辛丑中禮部試入對 太和殿公卿大臣讀卷者咨嗟歎賞謂當以第一人及第俄置二甲第一例應除府推官需次未即授久之廢推官改為縣令又久之乃得福建之南靖於其行也 京朝士大夫為詩歌以送之既以寫其離思且惜其才之當在清要而屈於小縣而古喞驅馬出國門將走六千里以適濱海炎瘴之地意無不

自得者方古喞為舉子即以今古文辭負東南盛名長身脩髯清姿四映四方人士望之若神仙其既釋褐也待命 闕下及在里門凡十有二年同時之進士高第者駸駸乎至列卿矣而古喞方授一縣此其間若有天焉然吾考唐宋以前因人予官不以官限人於時進士必授外職試以民事其知制誥脩國史多擢久歷內外者故得盡其用自有明始選吉士入翰林而劉忠宣時雍嘗請於朝廷願為親民之官蓋有經世之志者以為優游詞館未足有所設施故欲得親民之吏以自效假令

古隍生於唐宋時即不如今之需次淹久其必由
 州縣以歷臺閣無疑也古隍於世務無所不通自
 釋褐以來揣摩吏事又甚久南靖為漳州屬邑八
 閩重兵駐漳者為多其民素苦徭役而芻茭糗糧
 之儲備於縣令是問他人跼蹙不能自振者古隍
 必辦此有餘他日政成報最蒙不次之擢以廻翔
 於禁近清切之職皆於南靖為始基焉天之所以
 成就古隍與古隍之表暴設施者於是乎在宜其
 不以屈於小縣為抑鬱也予與古隍交久且善也
 述而誌之以為序

送施少參尚白還宣城序

仕止久速君子之所不能必也而一聽於時之自
 然故無往而不自得者然而孔子之將去衛及還
 原息陬也作丘陵之歌則曰維以永歎涕實潏潏
 作槃操則曰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徘徊去畱之間
 若戚然不能釋者豈聖人有所不安於時哉此皆
 性情之至而發乎其所不容已也人生所常涉歷
 之處及常相見之人驟與之別未有不黯然神傷
 者況官於其地與父老子弟相親恤至於數年之
 久者哉江西參議宣城施先生分守湖西七年值

朝廷裁省天下監司官當去趣裝將行湖西士民攀車涕泣者幾萬人既至章江重繭追送先生亦重念湖西人若愴焉不能釋者予聞湖西人言先生事最悉先生駐節臨江府城久壞距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於城隍之神越明日城成新塗峽江多虎患太守高培請先生為文禱於山川神祇居三日有虎自墜深谷村人殺之以告自是絕無虎害歲旱禱雨先生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雲壇下呼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叫號言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轄諸郡並有講堂書院一日

親臨講學有新塗人兄弟闖牆者聞先生言相持大慟詣階下服罪廬陵諸生有同父兄弟爭產者亦感悟友愛如新塗人先生以至誠通神明感人心者類如此以故湖西之人聞先生行悲慕之不巳而先生視其部人若手足肢體疾痛疴癢之無不關也故不以名位沈滯為憂而以已之既去湖西之人將無復噢咻之者宜其愴然有所不能釋已予又聞先生之署剖竹為亭曰就亭為屋傍木芙蓉曰芙蓉屋為樓曰愚樓平昔所游處也青原鷺洲書院先生講學之地也固嘗與賓朋佐吏國

人子弟笑語談論於此凡皆其所不能一日忘者也先生還宣城當需次除官且數年徜徉於敬亭黃山之間以順時而動明先王之道以興起其鄉人徐而擴乎天下仕止久速固無往而不自得者予見先生重念湖西人特爲之推明以見天下繫戀爵祿者本不足論即決然以去有膜視吾民之意者亦非聖人之徒也於其行述此送之

賀張南溟擢左副都御史序

歲甲子某月左副都御史缺

上特擢右通政丹徒張公任之

命下舉朝胥慶

而吾江南人尤喜正直之得庸風紀之克振以是爲鄉土光爰相率徵文以爲公賀予辭讓不獲則書以進之曰惟黃門省之與御史臺實相表裏者也省主封駁臺主糾察朝廷政令之得失人才用舍之當否廷臣議之兩省皆與也公昔在諫垣竭誠盡職凡國家大政事知之必言言之必盡每面奏封事趨入螭坳

天子數改容待之所言輒蒙報可

特簡內升再

遷京兆陟處霜臺

上之所以簡畀者蓋默鑒已久也先儒有言都察

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之振飭於是乎在公魁貌長鬚音吐弘暢自其爲閣舍時出入經殿門迴翔容與行止不失尺寸人已指而異之迨居比部剖決無畱牘黠胥老吏莫得容其私升堂受質選言而發神采奕奕雖諸老亦不敢以僚屬相待也今公且躋崇班峻秩駸駸乎秉鈞衡而管樞軸也此所以重有慶於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也獨是區夏又安之時與向者邊陲未靖之日又有不同者嚮者三方草竊烽檄四馳事無大於用兵籌餉而公所建白動適機要多見施行則公之所已言者其爲利固已溥矣今小醜旣靖武功告成

天子方弘制禮作樂之事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於是時而當是任所以振綱維肅紀度者必使朝寧無不究宣之德意遐幽無雍闕之隱情明目達聰獻可替否以贊久道化成之治然後足以報稱天子之所以簡畀也公嚴氣正性從學問發爲材猷至今公退之餘日手一編不輟又與其賢從宗

伯公悉心考論以精之宜其所蓄積者之愈以深厚而所發揮者之必有元本也吾知天子且遂大用公而公之道將大行而其澤且被於天下後世稱之者不質言其姓氏而系之於所產之地斯其爲吾鄉土之光者又何如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願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葆而精固而其最不願者疴羸疾苦嬰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語以疾則怫然怒而苟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桎梏之貫體惟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

仕宦不適意其私情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其有疾黃馘而僂行跛曳而踰閫甚且喘呻牀第之間而終不肖輕以疾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此吾嘗靜而觀之彼有疾者詭爲無疾其害於心大矣若無疾者自詭爲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居高位則雖有疾而貪戀瞻顧當必有甚焉者其害於心抑豈細乎老子曰兵莫憐於志莫邪爲下人知有形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

食飲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為世道之禍
 固非俞跗之能療而藥石針灸之可施也斯其痼
 疾已乎中書舍人季角汪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
 官會當遷忽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
 其子甚君用是憂思成疾急請於 朝棄其官而
 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
 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執中之疾
 得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之為難慕父
 母而疾則得見父母而疾已君今歸服其命服拜
 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卮為壽一家之內
 優游恬愉和氣充塞我知其霍然而起無疑也人
 或有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
 可乎嗚呼必人人如君之疾者而後可以事親可
 以事君也歟

送熊遜脩侍讀歸養序

吾師孝昌先生往居政府忤俗罷歸奉太夫人僑
 居金陵者十三年菽水侍養至樂也介弟遜脩告
 歸定省亦有年

上垂問者再四遜脩乃出補官去年典試浙闈
 特召至別院慰遣之 恩數有加其還也於諸典

三百十九
試中最為稱 旨

上嚮意欲大用之也比者

上既以大宗伯起先生於家不踰時而遜脩以養
母陳情疏畱中三日

上語執政曰熊某品行端方學問醇正廉介自守
不事交遊翰林中最高難得朕不忍令去但母子至
情難拒其請遂下 溫詔許之一時知與不知皆
服遜脩之去之果而予以爲此去也固非讀書明
義理之君子所難而獨奈何其果者之少也且彼
亦未知夫君子之所以欲仕也孝經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疏引孔子對哀
公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
名榮親也世之自以爲顯揚者吾惑焉諺曰仕宦
不止車生耳夫彼特以尊官厚祿爲名耳而豈知
君子之出處必以其道乎苟非其道則名亦非名
矣經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鄭氏以
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仕是事君爲中
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古之君子仕宦不出於
其百里之國故禮有懸車釋政老而傳子而無去
官以養其父母之文蓋北山之詩以行役而不違

三十三
將母是其暫耳猶且作歌以來諗今天下一家海
內之士或從官於京師或分職任官於四方而有親
老不能就養無他子在側者許其告歸著在令甲
上方以孝治天下凡以是告無不得請者豈以讀
書明義理之君子而猶戀此一官濡滯不決邪夫
精白乃心以報國家酬知遇者必不出於希榮干
進之徒也明矣遜脩旣以學行爲

天子器重其歸也必益砥礪以答 恩眷蓋古所謂
資父事君如是而已吾師爲 國宗臣荷

上厚恩義不可以不起遜脩則義可以去或出或
處各以其道其遺親令名豈有窮哉於其行也書
以贈之

賀漢陽吳公入內閣序

今上御極二十有一年漢陽吳公以大宗伯受

上簡陟台輔朝野相慶以爲得人而公先世故新
安籍也於是江南士大夫官於朝者謀合辭賀公
屬言於某某以後進辱交公久不敢以不文辭乃
爲之序曰古稱相業者有賢相有才相賢相者才
與德兼而不見其才者也國家設官內自九卿
百執事外至郡縣牧守長令皆有分職則皆可以

才見宰相不必見才職在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
 總持大體而已間考史冊漢唐以來宰相以才見
 者收攬威斷綜核名實一時未嘗無赫赫可紀之
 功而或陰賂元氣或冒震主之嫌跡其始終功名
 之際不無遺憾若夫所謂賢相其踐敷久其諳練
 深歷之於中外試之禮樂兵刑以成其名樹其望
 而及其致位尊顯則又能斂其剽鯨剝劇之才以
 老成持重當天下之大任聲色不動而恢乎其有
 餘地焉古大臣類如是故方其未用天下即以公
 輔期之一旦枋用則皆以為宜吳公當

世祖皇帝時由翰林出為監司所至有惠愛久之
 以卿貳內召

今上初歷官刑部侍郎請讞精明以艱歸服除遽
 詔起兵部督捕侍郎督捕專理八旗號繁劇公治
 之有聲尋遷禮部尚書明習典禮熟 本朝故事
 上甚重之及大拜輿論翕然蓋公自通籍迄今敷
 歷中外三十餘年其公輔之望信於天下則已久
 矣公操履清嚴斷斷辨義利自奉蕭然若寒素然
 坦易不喜立皦皦之名即之溫恭和藹其尤難者
 性醇厚遇事力持大體深得古大臣風昔曹參丙

吉漢賢相也其功業可紀者必多然史遷稱參惟
 曰清靜寧壹班掾傳吉亦僅載其不案掾史問牛
 喘數事以為知大體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
 大臣之體當如是耳方今六寓一家天下號太平
 無事然而水旱未盡調小民怨咨未盡釋咎在守
 令競為苛細務朘剥不能體

天子休養元元至意故民受其病然則率之以惇
 大劑之以寬仁所以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於公
 能無望哉嘗讀唐宋宰相表六七百年間列名簡
 冊以數百計而姓氏章章至今學士大夫稱道慕
 說者僅數十人焉公異日功名藏之太常行事書
 之史冊令學士大夫稱道慕說列之數十人中曰
 本朝賢相吳公其一也是則 國家之慶而區區
 桑梓之私固不足為公道也矣請以予言質之公
 遂以為賀

愴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愔園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六

汪太公觀瀾九十壽序

史家之難莫難於文獻自遷固以來爲良史者莫不摭采傳記咨詢故老然野史家乘凌雜叢猥不皆得實自非敦龐碩大之儒聞見博而是非公者無所取信則獻之於文綦重矣遭世遷徙載籍散失者十六然殘編故帙在所多有以意尋求往往而出惟夫先民遺老日銷月落平時已少高年況兵革瘡痍之後乎以此而言獻之難得尤甚於文

也。國家稽古考文監於前代巖廊之上未嘗不加意史局然學士大夫難言之非以文獻不完無所徵信故乎前明三百年事迹繁多其尤難詮次者在萬曆以後七八十年門戶之糾結邊事之搶攘賊寇之起沒此非按籍循文可以意得必有耆老之士生於其時目擊其然而心知其故者分別言之若辨黑白庶乎史氏有所據依近得其真若觀瀾汪翁殆其人矣翁少而英敏博綜史書究心當世之故曾却閣部史公聘潛德不仕以享遐齡其生萬曆某年迄今年九十矣此九十年中世運

推遷人事消息不知其幾而定陵以還正史家所謂亂絲難理者翁一一口披而手畫之不差累黍豈非累朝遺獻百年文物之所憑依乎令子蛟門天下博辨俊偉之士也數與某在中朝論史事其於朋黨源流兵事得失元元本本扼腕而談蓋得之庭聞爲多夫司馬遷之書本於父談班固之書本於父彪姚思廉之書本於父察天以蛟門之才雋爲公子而又假公大年傳述不倦殆將以遷固之絕業寄之非苟而已也且夫廣陵天下之都會也仕宦游閒者舟車相錯竒異難得之物無所

不有翁父子閉門而讀書開門而揖客以其間訪求祕典罔羅墜聞友海內博聞強記之士與之上下其議論參伍其異同將天下之文獻萃於一門以是綜攬掌故作成一書懸諸日月豈前代私門著述所敢望哉歲之三月將舉壽觴蛟門使來徵文竊惟期頤黃耆振古所希然年齒之壽有極德言之壽無窮故敢以千秋著作之事爲翁頌若夫翁之完德懿行與其子姓之賢第祿之盛則廣陵人士道之詳矣何敢贅焉

熊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師相國孝昌公謝政奉太夫人居金陵九年於茲今年冬爲太夫人七十初度公門人在京師者相與爲上壽之辭以某在門牆最久屬爲之序某自庚子舉京兆受知於公越十年成進士讀書翰林公爲館師每謁公孝昌邑邸蕭然環堵蔬水簞瓢尋孔顏之樂自史官以及升庸執政十六七年如一日也嘗語某曰汝知孟子浩然之說乎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浩然之本體也蓋公之學自日用尋常循循懇懇以求居乎其極而及其俯仰快足則又欣然暢適無入

而不自得公之忠孝根發至性於事君事親之道無幾微闕憾故仕止久速無容心於其間而今之得優游壯齒以侍養太夫人於林下者非偶然也始公於

皇上初政上疏陳政本治原中外稱爲忠諫受天子知遇以學士掌翰林凌晨進講畢輒造膝獨侍問以古今政治得失及國家大事當日旰乃出其遭遇之隆一時宰執大臣所不能及公一日下直謀於某將請急省親予小子以宸眷方渥疑之公曰吾少孤吾母鞠育教誨以至今日今春秋且六十有司以苦節請旌蒙恩當樹綽楔吾備官於茲吾母善病畏北地寒不能迎以來吾暫一省觀

天子仁聖必見許汝毋留我也疏上奉旨令馳驛往且亟其來頒白金文綺爲道里費又特賜乘輿所用名馬御府障泥熠燿道路及浹歲還朝再期而秉國鈞介弟遜脩亦讀書中祕中朝士大夫無不歎羨以爲稽古之榮未幾三孽蠢動軍書旁午公夙夜憂勞襄贊密勿之功爲多俄與同列齟齬以細故解職公曰吾得讀書奉母君恩

厚矣。詣長安街望闕叩頭策蹇赴路上乘小舟以歸。公以楚方用兵而建康山水清勝自楚迎太夫人卜居清溪之濱杜門却埽節鉞大吏請見不肖出購書萬卷朝夕諷誦甘脆奉親之外自奉粗糲而已。公之植品如太華學問如淵海臺城蔣山之間海內望之比於龍潛豹隱而太夫人淑德懿範益爲士大夫傳述矣。嘗考古鄉飲酒燕禮南陔白華諸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束皙補之必先之以馨爾夕饁潔爾晨羞竭誠盡敬豐豐忘劬而後繼之以玉燭陽明顯猷翼翼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故夫孝子潔白奉親爲時和歲豐萬物各得其所之根柢而公以宇宙偉人樹立坊表今年公亦屆五十矣於古始服官政異曰

天子篤念舊學驛召還中書調玉燭而佐太平公浩然之本體初未嘗以是增損太夫人之賢當不以充誦爲意而天下之所跂望於公者則然且豫以爲太夫人慶也爰述其言書以寄公因爲太夫人進一觴焉

張太公壽序

昔韓退之敘歐陽詹云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

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蓋嘗讀而歎之以為退之所以稱詹之孝者至矣而述其父母者抑何淺哉親之於其子幼而使學長而使仕固將以功名事業遠者大者相期望也若乃科名祿位之間一不得則戚戚以嗟一得之則沾沾以喜者此庸眾人之見耳夫稱人之賢而使其親為庸眾人此寧人子之所樂聞而亦豈所謂君子樂道人之善者哉世教陵遲古義不明人自成童舞象之年所為趨庭之訓辟咤之詔科名焉止耳祿位焉

止耳自非特立獨行之夫鮮有能卓然度越流俗者以此論之退之於詹之親亦容有不得而妄譽者邪東川張君運青述其父冲寰太翁與母景孺人之賢其訓子也自髫髻以及成人自平居以及造次必勗以聖賢出處忠孝大節而未嘗及於祿利其他竒節至行種德邁施者不具論而即是以觀其賢於世人遠矣辛亥夏五值其二親同壽之辰於是張君來乞言於予予觀張君之意類以服官於外不能歸拜其親為不釋然者夫張君以高材弱冠取進士第讀中秘書不可謂不賢自巴閬

山險之區奮身天朝沐恩禁近不可謂不榮凡世之所謂科名祿位者張君固一舉而得之假令其親不免庸衆人之見猶將以其在朝爲榮而不以其在側爲歡也又況張君之親深識遠量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乎夫張君之親不汲汲以科名祿位望張君也而張君顧捷得之世之日以是望其子者或未必得焉然則得失之理固有在彼不在此者世之爲人親者可以悟矣且予聞張君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屢以文見知於有司其親輒深抑之戒其以器識爲長而毋以文藝爲美今張君之所得旣什伯於前則其親之所期望亦當什伯於前張君其益勉自樹立以善承二親之志而太翁與孺人以強健之年從容偃仰以俟其子之大成則嗣今以往爲賀更有進於此者予雖不敏尚能從退之之後而樂道之

孫封翁壽序

茗南山水清麗甲於吳越名閥巨族鱗次櫛比而惟菱溪孫氏家行尤稱醇謹歷數百年不衰南齡先生行誼卓犖又爲其宗之冠先生少不好弄善讀書工文章有聲每試輒先曹偶而其卓爲儒宗

可詒後昆法者則尤在孝友大節先生家故貧事父贈宗伯公腆厥甘膳雖甚艱迫恒不使親知母施淑人嘗疾亟先生中夜籲天剖股和藥以進竟獲瘳人僉謂孝誠所感尤篤於友愛僅存田宅悉推以與兄育諸姪如子茗南孫氏於今稱爲義門實先生之教先之也昔漢石奮家法孝謹子孫多爲列侯二千石西京門閥罕與之比歐陽永叔記許氏南園特著其三世孝悌以示海陵之人蓋書其大者百行概可知也況孝友之德與性爲仁仁則不置於時爲春春則物從而生故芝之艸醴泉義鳥嘉禾之屬自孝友致者恒多而積之旣久大和翔洽扶輿磅礴於庭宇間必鍾爲傑魁非常之材以大拓其先緒而名世之文章與濟時之勲伐胥於是乎出即國實嘉賴之又非獨其家之禎而已也以是長公屺瞻學士蚤歲登上第官詞垣久侍講幄旋掌內制迴翔禁密極儒生稽古之榮往歲以少司空奉命視河駐節海上學士君觸暑雨棲於茭舍晝夜不少休先生間過官署從二三平頭擢小艇往來菱蘆沮洳中目營手畫有所得輒書以付學士君用以仰副

聖天子憂憫元元至意父菑子獲忠孝一原不亦
休哉今已巳孟秋爲先生七十壽辰顥氣鮮新百
川泓演烏程之釀旣清以醇洞庭之果亦甘以碩
宜老之品饒焉學士君繫官於朝南望瞻戀而
次公孚尹績學有聞文孫競爽於時希韜鞠膺以
次上壽先生顧而樂之吾知家世貴盛當必與西
京石氏頡頏今古而予與學士君同庚舉籍學士
君嘗迎養先生於京邸予得侍杖履見其貌充然
以腴其神湛然以朗望而識爲有道人以予之知
先生也爲文介觴誼不獲辭而又不取襲世俗祝
嘏之言輒舉其門風孝友以爲志士倡即先生
生美不勝述而撫大節以槩其餘且俾知士大夫
家紹先昌後其祥之權輿於順德者乃振振而未
有艾也於是乎書

王農山先生壽序

予自己未歲以宮僚入都蒙恩纍擢忝竊非分
自惟才具淺薄兼秉性迂拙不能脂韋附和以副
時求豈宜久處機禁重速官謗猶上念
聖恩未敢輒以私請嘗躑躅去就之間每思古人
如疏廣受父子同時賜告送車數百兩觀者歎息

唐賀知章辭歸四明百官祖餞長樂陂而天子至自爲詩送之退之於楊巨源亦嘖嘖稱其賢因以此爲古今盛事不可多得然廣受史稱其年篤老知章之請爲道士則年已八十餘矣巨源亦七十餘致其事一爲太傅一爲秘監一爲京少尹官資不爲不尊垂老求去計其人亦非勇退者此固無足深異獨念吾鄉今封都御史農山王先生異時嘗以文章取高第官大行

世祖皇帝器其才不由常格拔置風憲夙稜嶽峙聲望赫然中外方俟其大用佐太平之業未幾遽請終養襍被出都門時春秋僅四十餘耳此比於古人豈特無不相及蓋亦過之遠矣而予以一官匏繫無由希公之萬一宜其引領南望太息而不能已也會去冬再疏得請今年初夏始抵里門而親串皆以公八十初度告蓋逆數公去官之日已三十餘年矣嘗鄙疏氏兒無志行竊謂其昆弟老人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而公有賢子三人讀書砥行前後雀起著作承明在日月之際皆蔚然負海內之望能補公所未足公於是益得一意考槃無當世之志矣予宦遊十年歸里所見年少

三石
同學輩零落殆盡謁公庭下見公之眉宇神采煥發接公議論斐亶絡繹與會纔似三四十歲人非特其得天之厚也殆古之所謂知足無欲而不撓其寧不滑其天者昔白傅之居洛也於履道宅爲五百七十歲之會時狄兼暮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數司馬君實舉真率會年始六十三予今年六十矣行將隨公杖履於九峰三泖之間雖不敢希風君實庶比於狄盧之從太傅而附名詩卷之末爲後來故事宜公之所樂許者也

陳太翁壽序

澤州侍御陳先生國初督學吳中時予方穉齒先生最賞其文規其遠大補郡諸生後二十有五年予以詞曹後進謁先生從子今尚書說巖公一見歡若平生又十有餘年而予仲子炯舉禮部出公之門父子再世受知以爲深幸公方以文學經濟遭蒙殊眷爲

天子講道論藝潤色鴻制而予亦佾之編摩之役從公討論一言商榷標旨淵遠所謂風義兼師友者公退之暇移日視晷談論疇昔詢侍御生平行義與其起居言笑不勝泰山梁木之感公以侍御

故視予如年輩故予於公雖晚進猶兄弟行也於公之父封都憲公猶諸父也然而予之齒加長而又早衰回視執經侍御時四十餘年菁華欲謝乃聞太公尚強飯猶庇其家政年已及老毫不減壯盛時予聞之而喜以不得見侍御庶幾得見太公而太公顧里居予又匏繫不得去度無由奉杖履而猶以不文之辭託侑觴之末行情烏容默夫戶有樞車有輪物之勞者也過用則敝不用則亦敝故君子居己在用舍之間制用在勞逸之際所以養壽命之原也侍御起家進士官中外而太公驅

策款段雍容州里似馬文淵從弟少游既壯子升庸貴仕揚名於天下而太公方韜光削迹相羊南鄰北舍間不改風素又似乎君家太丘人知少游之無意於用而不知跼焉曳足已有用之者也知太丘之以名德自高而不知出納獻替太丘之志則已行也予聞太公所居當天下之脊異時流寇內訌叛將外侮太公築些係聚捍禦鄉里及乎天下既平率其子弟綜理家事不以寂莫自屏不以富貴自逸此亦太公之爲政也天固位置太公於用舍勞逸間矣太公能順天之所置故外不涉於

憂患而內不潰於頽惰委靡氣愈強而神愈王久而弗衰固其宜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老成之於世無論在朝在野其為典型也大矣託侍御之門牆綴尚書之末契太公念其兄因以及其兄之所取士愛其子因以推及其子之僚友庶為我歡然傾倒進百年之觴乎

翁鐵菴壽序

虞山大司空翁鐵菴六十初度予既以孟陬之月造其廬而稱觴一時為鐵菴壽者又欲予為之辭以鐵菴之初舉有司予忝為考官有師生之稱又

同郡同館鐵菴必以得予言為喜也竊聞古之師弟子言其傳道授業者禮曰事師無犯無隱疏謂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以恩義之間為制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蓋綦重也自兩漢官人始於辟舉遂有故吏解官行服輒擬心喪之條而傳道授業者漸輕矣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即以事舉將者事座主開元禮為座主齊衰三月是朝廷明明為之制服終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攜故五代時桑維翰為宰相謁其座主裴司空尚書裴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

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爲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輦王文獻之於和成績以迄有宋之世蘇承言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舉及詳定官釋褐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爲弟子其名稱稍多矣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爲重其間黨同比附轆轤糾結門戶之釁亦由之起霍文敏韜深嫉之其主試禮闈爲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私第語甚峻切文敏剛褊峭急其言亦欲救弊一時猶未以爲允自予論之舉主與座主皆爲國家選擇賢才

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爲一己樹恩也而爲所舉者當思所自旣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違義是以趙宣子薦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宣子曰吾舉厥也忠旣而下宮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鄭弘之下弘以舉將之故跼蹐不寧朝廷爲設雲母屏風隔之體其敬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爲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訴譖崇二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感朝廷

也。柳子厚與顧十郎書謂纓冠束衽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一旦勢異，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子厚爲顧少連門人，少連身後寓書郎君猶自稱門生，以未報大德爲恨。韓退之嘗佐董晉幕，晉第二子溪負罪終長沙，因贈溪女壻陸暢云：我爲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蓋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戚屬，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辟匍匐者同日論哉！大約厚於師友者必不背君父，古者嘗以此觀人，百不失一也。果其事關

國家如韓厥朝升焉而暮戮其僕可也。否則古人之風義有可得陳者矣。予弁淺鄙，僂最不足道。鐵菴顧嚴事予，敦尚古道，其平日與予議論不必盡同，而其大指不貳。予聞其言，每深服焉。至於世之毀訾侮弄予者，必爲予剖白明晰，殆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然予何以得此於鐵菴哉？予向者疑霍文敏之言過於矯激，以爲道義相關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今人之師，雖非古人之師，其以勗勉道義報效國家，儻亦所謂相得益彰者邪？鐵菴忠誠亮直，爲中外所跂仰，異日格天事業，正未可量。

予衰鈍放廢偃蹇退匿堙鬱就死藉吾友之偉節
宏議少蓋吾平生之僇言特敘述古來師弟子之本
末爲公進一觴焉

朱去非先生八十壽序

夫子繫易之辭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蓋昔之
聖賢莫不欲道濟天下故富貴顯榮成理萬物則
以爲得行其志而寬閒之野寂莫之濱則以爲不
得志於時者之所處也然而伊尹畎畝孔顏疏水
簞瓢無在非樂范希文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
又無時而樂其致不同何哉蓋儒者有一身之憂

樂有天下之憂樂吉凶禍福輾轉繚戾乎吾前而
所性既定則足乎己無待於外是故雖巖棲草茹
而不改乎其樂若乃際乎責任之重而行乎利害
之塗震撼擊手撞何以鎮定辛甘燥濕何以調齊繁
錯紛結何以解紓黯闇汙濁何以茹納天下或被
其潤澤而樂之而自責所萃者欲求爲章甫逢掖
之儒生而不可得者矣去非朱先生生同里幼同
學志行述業無弗同者予以庸虛叨 國恩二十
年間列侍從躋列卿先生太宰恭靖公族孫內行
淳備淹貫六籍爲士林宗師而僅以明經膺歲薦

樂行憂違若判然不能以強同然予智慮踈淺人
事乖迕瑕釁百出叢集厥躬幸

聖明曲賜矜全而從容講讀之地提衡綱紀之司
展布所及十未三四先生道風秀世邦君式廬憲
老乞言臯比都講聽者圜橋狡偽獻其誠暴慢致
其恭予惴惴如集木而先生盎然有沂水春風之
趣予不能一日行乎 朝廷之上而先生沛然行

其道於州閭族黨之間予無足以解憂而先生不
能易其樂揆以夫子繫易之旨予若適相反而先
生又適相成聖人之言固未可以一說盡也先生

今八表音吐闕亮視聽精審可五十許人而予亦

逾者矣蒙 恩放還田里可以抱琴行吟弋釣艸

野如禽鹿脫檻籠而就林藪庶幾遂其初志俟編

纂告竣上之 冊府當以小友追陪杖屨先生有

安樂之窩而予亦澆花種竹竊擬獨樂之園某丘

某水一觴一咏彼此過從以娛化日釋其所憂而尋

其所樂先生其能許之同志否也先生之門人擢

科第者甚衆予子樹穀炯少時亦並受業焉時屈

懸弧之辰其門人謂予不可無言遂書此於屏障

以為介壽之辭焉

沈螫淵壽序

吾邑隱君子螫淵沈翁與先大夫同硯席予童年即見之是時翁方掉鞅詞壇雖其豪上諧達而怡怡愉愉無囂張之色翁蓋德量過人者也及予兄弟長而翁過從尤密今予輩且老兒子迨童孫輩又從翁遊處歲月既遼人世迭變翁閒居肆志寄情豪飲復優游恬適不見衰颯頹老之態蓋五十年來翁與予家交幾四世而翁之容氣言行不因少長得喪爲盈絀盛衰憶之歷歷在目如一日也里黨間咸敬重翁推爲祭酒去年翁八十初度謂予

世與翁習欲得予一言予繆膺 國家文史之役又僦直禁廬揮翰旁午久未有以報今春休沐之暇乃爲書以告翁曰予讀前史洪武時有周先生壽誼者崑山人也年一百二十歲明太祖嘗召見見王常宗鄉飲碑記稱壽誼當一百十歲時太守江夏魏公舉鄉飲酒禮設三老位壽誼實居第一比還太守躬餞婁門之郊再拜送之蓋上隆至理則下多壽考有明初造肇開太平之基周君迺應天表況於我 朝德翔仁洽隆平之象光於三古今吾崑同時年九十餘者已有數人則如壽誼者將

來未可以一二數若翁之葆固康強宜過其曆今之八十殆猶日中未昃也翁初艱於子年五十餘始舉子今且有三孫如蘭枝玉樹鬯茂於摯斂之時得天之厚從可卜矣予未老而衰猶冀異時乞身歸田與翁徜徉山水間當爲翁躬進百歲之觴賢大夫亦必有如魏公其人者盡禮而致養天子脩憲乞之典立老更之制必以翁應徵若明祖召見壽誼時事無疑矣翁其識之可也

楊雪臣七十壽序

古今豪傑之士有過人之才者用於世則與天下見其功苟其不用而撫時感會咸有以寓其無聊發洩其不平若夫忠憤結轡有不可磨滅之至性其所感者愈深而其所寓抑又非人世耳目之內所可拘域此才智之士往往而然也若夫讀書好古之士凡其不盡用之才與所不可回之志一以學問消融之其始未嘗無迤回遏抑之力而其後漸底於和平斯則粹然儒者之氣象非可以強飾而猝至也毘陵楊雪臣先生大中丞之子大司徒錢公之壻家門鼎盛園亭聲妓之奉冠絕一時而先生雅不喜爲游閒刻苦下帷講求典故及有用

之學勝友盍簪歡然談宴盤餐日費錢夫人恒出
百蓄以代匱已而流寇交訌烽火夾江岸先生遂
棄舉子業散財結客一日陷黨禍者七十餘人復
傾貲救之數年之間家凡三破而門無犬吠之警
蓋亦有天幸已方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比屢跌不
振蓋亦嘗怫鬱撞擊發作流露而卒能抑按無所
憤決既而韜光滅影厚自刻厲率諸子鍵戶讀書
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每家
庭閒燕父子兄弟肅穆相對質疑問難恒見燭跋
飯蔬啜茗蕭然自得益究心於洛閩之學研窮性
命之旨出則與惲遜菴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
是者餘三十年學益醇養益粹而其氣益以和平
今之與先生交者蓋幾不知先生曩昔之志節如
是之磊落而奮迅也先生於交遊中凡涉顯貴未
嘗以寸紙通謁四方問業者日至手披口授日不
暇給間或攜朋儕之野外徘徊嘯歌今年七十燈
下猶能作小楷數十百字日著書於中丞公之西
樓顏曰迎旭諸子哀爲飛樓集百二十卷藏之蓋
其所著皆發揮聖賢之精義闡繹傳注之奧旨固
非同於窮愁著書而亦豈假是以消磨其忠憤結

三ノ七十六
轆不可磨滅之至性也哉其子道升與子交子因
介壽之觴序以問之先生爲何如也

封太孺人田母壽序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於梱
女道幽閒柔順以相其夫若子而已然則具非常
之略爲丈夫之所不能爲者將抑而不用乎將以
爲爲之者非乎臣之事君子之事父竭誠盡力終
其身以爲之無以自異也至於以忠與孝稱則大
抵處乎其變而所爲者極難矣餼醢擊斃之事女
子終其身以爲之豈有能與不能之甚者哉一旦

臨患難履盤錯不得已而爲丈夫之所不能爲以
自見於世世之人從而稱之從而傳之而天亦厚
其報以與之然後知若詩禮之所云者亦語其常
焉而已予同年友之母田太孺人從

先生宦

麗水半載而殞所天當是之時內外沸然錢穀出
納之事簿領從橫移檄旁午代者故難之今天下
爲令者往往起書生不習吏事授之握算不知縱
橫吏得因緣爲姦乾沒蠹蝕不一二年而身受其
困官敗名辱羈累相繼者蓋比比也太孺人以一
女子雪涕起苦寢之中收其文籍會計其徵解出

入之數系毫不爽豪胥猾吏瞪目咋舌而莫可如何事卒以得解既而復有內難太孺人從容弭之以恩濟之以權所區畫皆中窾綮凡此方於古之臨患難而不動者其事較難迨事定之後而太孺人亦心力卒瘁矣後六年長子子綸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又七年而官中書舍人以 覃恩封今號先一年中子亦膺鄉薦幼子補諸生並歛起未可量然則天之於太孺人艱難困厄於其始必將厚其報於後以償之第祿壽考方未有艾也豈得以尋常之事量之乎繼自今子綸兄弟業日益大功名日益著母氏以累封日益顯由此而老耆而期頤而子亦得時以同籍之好執猶子之禮拜於堂下將珥筆傳其事於史冊以為後世美談請以今日之一觴為之端也

申母茅太夫人八十壽序

予妹婿申梅江祠部家居數年昨歲補故官未數月再遷秩而梅江以太夫人春秋高有弟例不得請養欲移疾歸去既投牒所司會 廷推督學廣西僉憲眾謂莫如申郎中合辭以其名上 詔曰可令甲任嶺外者皆嚴程敦迫梅江祇 命治裝

過予言別曰吾素無宦情君所知也吾母年八十矣吾方投牒引去以奉吾母當路者不察令適萬里瘴癘地其若之何吾以情告黃門給事乞寬程限將枉道抵家一上壽觴拜嘉慶顧不得少畱膝下吾獨何以為心也予曰太夫人賢也必諄諄以王事趣子行子承太夫人之志亦所以為孝也太夫人為鹿門公之從女孫光祿五芝公之女歸於申為相國仲子大參公之子婦中翰孝觀公之德配兩家皆累世仕宦其耳目之所涵濡漸染皆詩書禮義之澤其於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謹舉以

勉其子者蓋有得於其性與習者吾知其必不以遠且險姑息子也太夫人有淑行而艱於嗣當盛年為其君子置副室得梅江兄弟字之如已出以故梅江兄弟盡子道不異於出己之母方其婦中翰公也及見相門全盛之時今梅江又漸致通顯持憲司衡有孫已登賢書數十年中所見多吉祥善事年躋大耋身其康彊晨興夜寢盥漱巾櫛如平時可謂備既醉之五福宜在彤管之記載予為肺腑至親備悉太夫人淑德懿範刑于吾妹故為之文使梅江婦以之伏讀三周於太夫人前慈顏

當爲之怡日加一飯而行者陟屺瞻望其亦可用
以爲慰乎梅江往者丙辰之歲首當考選忽以銜
恤解官去今其時之授臺省者多至大僚梅江弗
羨也其迴環曲折於胸臆惟是夕膳晨羞異糝宿
肉之奉丁寧吾妹及甥周詳篤至今粵西之役踰
年遂當報竣星霜未及再周而驂駢已還子舍古
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知當是時也雖清卿顯
秩梅江且勿樂就也是真今世士大夫之所難能
也巳

舅母朱太孺人壽序

予家與外祖家比鄰少時日起居外祖母何夫人
舅氏五人皆有才長遐篆以天下多故好言兵事
舉癸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次寧人出嗣從叔父
次子巖以目眚別居惟少子子叟子武在何夫人
左右子叟舅娶朱夫人同邑參政女與予叔母同
產端正和順甚得何夫人意何夫人性嚴重嘗竟
日不言獨愛讀書與予外孫輩誦述經史即鞞然
色喜嘗呼予語曰惜外祖不見汝汝舅子叟頗知
文史盍往質焉子叟舅長予十歲顧屢困有司嘗
與予應童子試試出命舅母以餅餌食予爲予敘

先世黃門公之直諫司馬公之政術宮贊公之文學慨然曰吾先世家聲煇赫先君以蓋代才無祿即世吾年已二紀寥落如許負慈母之拳拳其何能不悲言訖淚下如雨此言垂五十年思之如昨日事也然舅氏雖侘傺無聊既得賢內助益發憤力學欲以成名歲在乙酉王師南下衆議登陴守禦紛紛挈家避出何夫人曰老嫠婦必死於此兩舅與舅母俱不敢去未幾城破兩舅並遭難舅母朱夫人知事急引刀刺其喉氣息纔屬僵卧瓦礫中死者囍累何夫人守婦尸弗去曰新婦死於是矣俄遊騎過斫何夫人右臂損折久之朱夫人得甦起覓其姑悲不自勝手裂舊襦爲姑裹纏重傷復自塞其頸相抱匿廡下破屋以免越日扶掖登舟出城外祖母嘗稱曰孝婦孝婦云是時先太夫人與吾從母並迎養外祖母舅母攜襁褓二子一女歸參政家參政公病衣不解帶者經年復又築數椽迎養何夫人送往事居並合禮節教二子達夫來白皆有聲鄉校達夫丙辰登進士官中書舍人達夫嗣長舅孝廉爲宗子後以覃恩請貤封本生於是舅母稱太孺人踰年達夫卒於京邸辛

苦操作又教督諸孫成立今年七十有一矣自來
嬪五十餘年苦節四十載例合旌表有司以已受
封弗予綽楔鄉黨於其設旻之辰欲予爲文以佐
觴竿予自孩穉過從外家今年亦六十有一其何
可以無述予惟顧氏自黃門公以來爲婁江衣冠
甲族至於今科第凡五世矣然自外祖賓瑤公未
仕捐館外祖母以未亡人支持門戶荼苦百端迨
長舅舉孝廉交遊徧中外諸舅綽有才華吾子
叟舅又得賢婦佐理家政入其門且改觀矣旣而
孝廉早世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又遭圍城之
禍壯子身膏白刃朱夫人自刎不殊挈其病姑乘
舴艋逃生荒邨窮壤行道見之無不隕涕乃課子
成名出入鳳閣早晚改官可以興起家聲而舍人
又復夭折舅母如春秋魯敬姜先哭其夫又哭其
子其所矢之操則松柏也所值之境之苦則如渾
源元嶽峨嵎終南之灌木所歷風雨霜雪爲已多
矣吾思天之氣運寒凝孳斂則必有陽和家道亦
然衰盛枯苑循環無端凡予見外家有得意事即
有挫損今剝極而復以天時物理揆之蓋將日益
隆熾如昔者蟬聯科第累世之盛舅母其益享遐

福以宜爾子孫已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四

三十四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四

三十四

款涵



